



“草原部落” 黑马文丛 ● 贺雄飞 主编

铁·屋·中·的 呐喊

余杰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的呐喊

余杰

博 库

中国·美国·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 Inc. 的商标。

酋长话语

不再把贫乏当作贫乏，是一个时代绝对贫乏的象征。

——余杰

本批放出的第一匹“黑马”，是由《中国青年报》的名牌栏目“冰点”1996年—1998年发表的专题报道精选而成，名为《冰点’98—寻回心灵深处的感动》。有趣的是，这匹“黑马”是由中青报的一群“黑马”组成的，合十为一，实力大增。“冰点”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用感人肺腑的事实讴歌真、善、美，几乎每篇报道都使人荡气回肠。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许多报道来源于它，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风靡一时的畅销书《我认识的鬼子兵》也启蒙于它。“冰点”虽名为冰点，实为热点，而且都是永恒的热点，是关系着老百姓和社会命运的深层次的热点。

正如余杰所说，这是一个物质比任何时代都要丰裕的时代，也是一个情感比任何时代都要匮乏的时代。这

个时代定会有日新月异的发明创造，使我们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唯独让感动脱离躯体，在黑暗的街甬中徘徊。“冰点”追寻的就是当今时代最缺乏的，也是最弥足珍贵的感动。《“笨拙”的锤子》、《一个不可思议的生命》、《黑镜头》《省委书记和 69 颗土豆》、《我为孩子讨说法》等文章，哪一篇不使我们泪光盈盈？对于从事新闻写作和中小学思想教育工作的人来说，《冰点》无疑是最真实、最感人，也是最具说服力的教科书。

老百姓说，当今中国媒体有三大栏目他们最信赖，即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的“时事纵横”、《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刊，它们是真正正义的声音；“冰点”主编李大同说，我们的书里没有大款暴富、明星轶闻、股市沉浮和情场风云，只有善良、坚忍、奉献、正义感和同情心，还有与命运的搏斗、对自然的忧思、对世象的剖析和对历史的回眸。我们拒绝假话，我们的目标是追寻国人心中那份久违的感动；上帝说，在这个信仰危机的时代，“冰点”的社会使命是伟大而高尚的。“冰点”的真正上帝是老百姓。

二

古老的西班牙人认为，贵族身上流淌着蓝色的血液，后来西方人用“蓝色”泛指那些有高贵智慧的精英才俊。25岁的余杰就是这样的蓝色怪才，上一本《火与冰》和这一本《铁屋中的呐喊》足可以令他在本世纪末中国文坛领有一席之地。

蓝血余杰的天才首先表现在他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反叛精神。余杰是真正继承了鲁迅的衣钵，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常常使人读后拍案而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感使他虽身居铁屋却桀骜不驯，杨朔、钱钟书、杨绛、钱穆、郭沫若、季羨林等大师在他的眼中全成了重新评说的对象，这气势使那些媚俗平庸的伪文人相形见绌。正如他在《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一文中所说，跟着主流文化走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罪过，异化是我们引以为荣的自我评价。

蓝血余杰的天才还表现在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上。他博览世界文学名著和哲学名著，并将其精华凝炼在他的文章中，他的渊博让他的导师亦大为惊诧，

但他绝不是简单的克隆名著中的只言片语来唬人。他还通读中国历史名著，并写下了令人怵目惊心的《我看〈水浒〉》和《资治通鉴批判》。对艰深晦涩史书的咀嚼和深入思考，正映照出他严谨的治学态度。正因如此，他才常常感到孤独，枯燥的历史之旅，谁愿与他同行？

蓝血余杰的天才还表现在他用双手写文章。白天他用左手写那些拷问心灵和批判历史的思辨性随笔，晚上他则用充沛的激情描述风花雪月和红尘沧桑，他的美文不逊色于周作人和贾平凹，余杰虽是一个迷，令我们亦惊亦佩，却原来也是性情中人。

无论如何，余杰终于产生于我们这个时代，他把解剖世界的慧眼和利剑昭示人间，他把虽偏激但雄性十足的个性和才华展露无遗，也把忧国忧民、感情丰富细腻的文人之美让我们一览无余，更把逻辑镇密、思维严谨的历史反叛精神暴露于天下……这一切的一切，在我们这个时代都闪现出眩目的光芒。他在铁屋中声嘶力竭的呐喊，常常将我们从梦中惊醒，并吓出一身冷汗。

余杰还是个孩子，他属于全中国和全体中国知识分子，每个同道有责任保护他和呵护他，绝不能让他蓝色

的血液中流入杂质。而对于余杰自己来说，也绝不可自恃才高，得意忘形。夜正长，路也正长……

三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虽在全国书市普遍不景气的时候，一不留神走俏了，并在不经意间长成一棵小树，但毕竟也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我们的目标是慧眼识得中国所有的黑马，云集草原，营造一个“黑马”争鸣的新时代，用我们的思想和激情奏响世纪的悲歌。

身为部落首长，我深感使命的沉重。但是，不管前面是冰天雪地，还是千山万壑，我们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

贺雄飞

1998年7月1日于呼和浩特

草原部落创作室

编辑手记

在古龙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里，曾有一个独树一帜的南海剑派。这个门派人丁稀少，行事怪僻。说到武功，可以八字概括，是谓剑走偏锋，而又异常犀利。对此，少林与武当都是很头痛的。因为以武当看来，此门派功夫很邪，有违清静无为的本色；以少林看来，此门派招式太狠，全无雍容大度的威仪。两派高手忧心忡忡，继而相对苦笑，抚额长吁：“幸好武林中只此一怪，不足为患，否则，无宁日矣！”

倘若，快意恩仇的武林与熙熙攘攘的尘世可以有一丝维系。那么余杰，年方 25 岁的余杰，便是那南海剑派的一员悍将，一枝翘楚。这是作为先睹为快的出版者的我们，在审完全书后的一个感受。

“草原部落”的大酋长、“黑马文丛”的策划者贺雄飞先生，为此书殚精竭虑，几易其名，最后定格为“铁屋中的呐喊”，这与我们出版此书的初衷可谓不谋而合。作为余杰第一本文集《火与冰》的续集，它的骨肉与血脉，仍然发源于那个神秘的抽屉，里面长枪大戟，剑拔弩张，堆满了种种锐利无匹的兵器，余杰在其中运刀如

风，啸声连连，那激切甚至野性的呐喊，终于引起了我们专注的倾听，并由是产生了一种善意的设想：何不让这提刀四顾的独舞者走出狭窄的抽屉，让人们也看一看他独特的刀法，听一听他不太一样的声音？我们为此而做了起来，行动的结果，便是呈现于您面前的这本《铁屋中的呐喊》。

也许是作者未经沧海的气盛，抑或是文字久蛰抽屉的郁闷，试观余杰的所思所写，所呼所喊，无不字字锋芒，不留余地。本来，“兵者，不详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则余杰何苦非要手执白刃，且刀刀见血呢？是某些情形已使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还是某种状态已令他怒发冲冠，情非得已呢？余杰行文刻利，所思不羁，他自己亦坦率地承认：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立场，边缘的状态，乃是支撑他写作方式的三只鼎立之足。因此有人谓之为文学界的异数，思想界的另类。作为出版者，我们没有给思想定性的权力，也缺乏为文学定位的功底，因此我们不必细究乃至深论他“另”在哪里，又“异”在何方，更无意造成“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声势。我们所做的，只是将它取出抽屉，连缀成

册，放在您的面前。也许您会佩服余杰的深刻与睿智，也许您会鄙夷余杰的片面与浅薄。然而无论激赏，抑或轻蔑，都是您不可或缺的神圣权力，一如我们自己对余杰观点的非常同意，与不能同意。

这本书不是宽容的，它可能会得罪一些老前辈；这本书也不是成熟的，它通篇充满了反叛与偏执。然而让我们一起重温鲁迅先生的教诲吧——“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

文海茫茫，思海更茫茫，海是雍容的，所以它广博，海又是激情的，因此它吸引了那么多看海的人，极目一望无际的波涛，我们的目光，又怎能定格于一艘帆船呢？

出版者

1998年9月1日

第一辑 口吃的人

塔与湖都是有灵魂的，它们的灵魂是千千万万人的灵魂，是北大的灵魂，北大如果没有了塔和湖，就像胡适之先生所说的，“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

——《那塔，那湖》

“一艘泰坦尼克号满载着一个时代的梦想沉没海底，等待着几百年后的被虚构与被侮辱。”那些鲜活的生命像下饺子一样跌落冰冷的海水之中时，观众的感情早已在爱情故事中被耗尽。

——《最后的神话》

那塔，那湖

在我之前很久，另一个人在渐渐逝去的黄昏中
把这些书籍和黑暗视为自己的命运
迷失在曲折的回廊上
带着一种神圣而又莫名的恐惧

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人，那个死者，迈着
一致的步伐，过着相同的日子，直到终结
世界先是变丑，然后熄灭

——博尔赫斯

那塔，那湖，那些书，那群人，那片林子，那些花
朵，那座校园。

我来之前，这里曾经很灿烂。我不忍说“曾经”，说
起来，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我来之后，时光已经凋零，
如勺海里入夜的荷花，如枫岛上无鸟的旧巢。只有湖还
在，宁静如日本俳句里的古池，蕴一池的寂寞，等了许
久，也没有等来一只入水的青蛙，只有塔还在，灰尘满
面，鬓也星星，落下倾斜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中喃喃
地自言自语。

前清的王子和公主们在这里嬉戏过。那时候，还是
康乾盛世，该辉煌的还辉煌着。那个倒霉的英国使节曾
在这里下榻，因为不肯向大清帝国皇帝下跪而结束了他
屈辱的出使。可他牢牢地记住了这片园子。半个多世纪
以后，他的子孙们又来了。这一次，他们一

把火烧掉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也烧掉了圆明
园旁边一片拱月的星辰：畅春园、蔚秀园、承泽园、镜

春园……美丽的名字流传下来，大观园那样流光溢彩的想象流传下来。以致我每每阅读北大教授们的著作，在最后一页发现“写于京西××园”的文字时，总认为教授们都生活在桃花源一般的乐土上。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觉。实际上，剩下来的只有一群群单调、笨拙、丑陋且拥挤的楼房，它们建于五六十年代。楼房与楼房之间是坑坑洼洼的水泥道，半黄半青的小块草地，以及匆匆行走、面有菜色的教书先生和学生们，他们几乎全都未老先衰，吃力地蹬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为生存无奈地奔波。

仅有的美丽定格在未名湖区，没有人敢给湖起名字，尽管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工湖。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淤塞与浚通，水已不是当年王公贵族们眼中清亮清亮的水。每天早上，一堆堆的老人聚在湖边，在舒舒緩缓的音乐里练习气功。未名湖的早上是属于老人的，青年人都缩在被子里等阳光爬上他们的脸庞。要么就有几对约会的恋人，依偎而行，与演练气功的老人们一样物我两忘。湖边的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一字排开，朱阁绮户依旧，只是德才均备的风流人物们早已不见了萍踪侠影。

冬天，湖水结冰了。冬季，未名湖有两三个月可以

溜冰。这对来自温暖的蜀中，不曾见过冰冻的湖面的我来说，的确是件奇妙的事。在燕园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冰还没有冻结实，我便冒冒失失地走上去，果然是“脚履薄冰”，只听一阵咔嚓咔嚓的声音，脚下裂开一道长长的缝隙，一直向对岸延伸。我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往后退，发现那块沙洲上的石鱼还有半截身子露在冰面上，赶快紧紧地抱着它。石鱼竖着身子，似乎在与凝固的命运作最后的挣扎。而我抱着它，分享着它那冰冷的体温。渤海就是天堂吗？清醒就是沉醉吗？那一瞬间，我哭了，对着空寂无人的白茫茫的未名湖，就像当年抱着老马痛哭的尼采一样，我也想对石鱼说：“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谁知道我的昨日生不是这条悲壮的石鱼，谁知道这条悲壮的石鱼不是我的明日生？我害怕惊醒居住在冰层下的诗人的灵魂，终于还是什么也没有说，让滚烫的泪水自由自在地溅落到石鱼的头上。或许，过不了多久，泪水就会凝成冰珠。

这里没有光阴的概念，草的枯荣不代表什么。中文系在五院，小楼的墙壁被爬墙藤密密地覆盖住了。草比人顽强，草在这儿扎根、并且繁衍，而无论怎样优秀的学生一年就得换一批。五院破旧的二层小楼一年四季都

在修修补补。每次走进去，都有一群民工在走廊里忙碌着，或者粉刷墙壁，或者装饰天花板，或者更换门窗。这种繁忙的场景使人怀疑，或许这群民工才是这座小楼的主人？据说，从一院到六院，许多院落都是当年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温柔如春水的冰心就曾居住于此，在漆黑的走廊里，恍惚跃动着一群民国女士的裙角。一股厚重的油漆与水泥的气味扑面而来，先生们习以为常地在这种气味里撰写高深莫测的文章。窗外，院子里的草们疯狂地生长，像在跟谁挑战一般。这里的土地并不肥沃呀，草下面究竟有些什么呢？

北大古老的楼房数也数不清一教、二教、文史楼、哲学楼、化学楼、俄文楼、民主楼……一些正被拆除，一些等待着被拆除。谭咏麟伤感的声音飘荡着，“凄雨冷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 / 随风飘落……我看见泪光中的我 / 无力留住些什么 / 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是的，白发与黑发都留不住什么。这里本来就是一处“不真”的世界。冬天，当我作为早上第一个赶到教室的学生，穿行在灯光昏黄的走廊里的时候，我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空气如此燥热，带着金属般的霉味，渗透进我的每个张开着的毛孔。封闭的空间，

模糊的门牌号，被白蚁蛀坏的讲台，墙上一层接一层往下剥落的石灰，这一切就像一台老得走不动的挂钟，牙齿落得差不多了，咬不住时间的手指。最放肆的是老鼠，它往往在老师讲得最精彩的时候，闪电般窜过讲台，下面爆发出男孩愤怒的喊打

声和女孩矫揉造作的尖叫。颓败的氛围每时每刻都在与一张张生机勃勃的面孔进行着艰巨的斗争。终于，在古楼里呆过的那些明朗的脸颊上，捉摸不定的神色越来越多；那些青春的血管里，汹涌澎湃的鲜血越来越少。窗户整个冬天都紧关着，灰尘与水气使它们不再透明。于是，看不到窗外的塔和湖了，只好收起骚动的心来，学生变成了先生的同龄人，而不是先生变成学生的同龄人。早生华发不是为多情。

张承志说，这是一座游牧的校园。然而，门卫严肃地检查着进出人等的证件，好似一处保密机关。学生们整天围在宿舍里打牌，劣质的扑克牌像蟑螂一样在油迹斑斑的桌子上跳动，在楼外游荡的是土头土脑的校警，与银杏叶铺就的小径那样不协调。反正这是一个没有诗意的年份，校警们除了撕海报，什么也不用干。这是约定俗成的午休时间，一个接一个的酒瓶从窗口扔出来，